从上海走出来的地质学大先生

诸大建

讲到上海人,人们常常与外滩、南京路、摩天大楼、金融商业联系在一起,很少想到上海人在荒漠、大山、深海、地球探索中也有大作为。我大学学的是地质,心里有三个从上海大都市走出去的地质学院士的形象,用他们可以讲述上海人故事的另一面。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家,按照出生时间相隔20年左右为一代,这三个上海籍地质学大先生分别代表着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

第一代的代表是谢家荣(1897-1966),他是有经济学思维的矿产救国者。谢家荣作为海派地质学家的名言是,"地质学的研究发现可以用数字化的经济价值来衡量"。谢家荣清末出生于南市老城厢一个普通人家庭。1913年,年仅16岁的谢家荣从上海到北京,进入英国留学回国的丁文江创建的地质研究所。1917年谢家荣到美国留学,1920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走南闯北研究中国矿产,开创了中国矿床学的理论与实践。他是中国煤岩学的先驱,也是发现大庆油田摘掉中国贫油帽子的重要功臣。谢家荣1948年成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谈起中国地质学研究的老前辈,业内会说前三人是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接下来的第四位就是从上海走出去的谢家荣。如果李四光可以看作中国理论地质学的大佬,那么谢家荣常常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地质学的翘楚,他们是中国地质学最早的两颗巨星。遗憾的是,谢家荣"文革"期间不堪侮辱吃安眠药自杀,谢世前给夫人写了几个字"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第二代的代表是朱夏(1920—1990),他在中国地质学界有"地质诗人"的美称,出版有《朱夏诗词选集》,用诗情画意描述地质生活。朱夏出生于上海法租界新式里弄的一个书香门第。朱夏15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因为喜欢地质,次年考入中央大学地质系。1946年获得公费机会到瑞士留学,1949年解放初回国。年轻时的朱夏穿着一套白西装,看上去像风流倜傥的上海小开,实际上他是一个爱喝酒、说话幽默、性格豪爽的另类上海人。朱夏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生代以来中国大地构造发展具有不同的格局,他的成就是在新疆、青海、东北等沙漠荒地里干出来的。我最初认识朱夏,是1981年受《世界科学》委托到长乐路居所采访他,带着有关板块构造学说和中国大地构造的好奇和问题,发表过一个长长的对话访谈。1990年朱夏去世,同济海洋地质系举行追忆会,我被邀请发言。我说朱先生是地质学人、地学哲人和地质诗人的斜杆学者,是将海派优雅融入地学生涯的大先生。读朱先生的地质诗,我的感觉是"岩石的韵律,比十四行诗更永恒。"

第三代的代表是汪品先(1936—),他是从苏州河畔长大在南海盆地成就声名的"深海骑士"。汪品先1953年格致中学毕业,1960年到莫斯科大学地质系留学。回国后先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后来到同济大学创建海洋地质专业,把一个最初在学校里不起眼的小领域搞到了国际知名。他喜欢说他的事业是在院士后干出来的。2018年主持南海大洋钻探项目,82岁的他冒着风险乘"深海勇士号"潜入南海1400米,研究成果后来用中国章回体的形式,讲了一个修改欧美板块构造理论的故事。汪品先以思想不受束缚而闻名,我几次听他强调不讲老话讲新话是海派学者的风格。有一年我被江苏卫视邀请做节目当嘉宾,解读李四光、汪品先、刘小汉等三个地球科学家的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有机会谈了一些对他们的观察和感悟,节目后来在央视热播。

三个海派地质学大先生的故事证明,上海人的形象不仅活跃在黄浦江畔摩天大楼霓虹灯下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也隐藏在那些从石库门弄堂里长大到大山荒漠战天斗地仰望星空的有豪气的上海人之中。海派地质学大先生在中国地质学和科技创新的画卷上留下了上海人别具一格的色彩,注释了上海人不被人注意到的另一面。我要说,上海滩与上海人的传奇和多样性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致喀什学子的一封信

朱雪华

喀什的同学们:

展信佳。

此刻提起笔,窗外是上海的梧桐绿荫,心中却想象着你们那里的模样——喀什古城的泥墙上,阳光正沿着美丽的砖纹流淌,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穹顶在蓝天下泛着光辉,叶尔羌河畔的胡杨或许正舒展新枝。虽未亲身抵达,却生出无限向往。

我是你们的学姐朱雪华,目前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动笔之前,我打开地图,发现我所在的城市上海距喀什四千多公里,多么遥远的距离。但当写下第一行文字,这份遥远突然变得轻盈。文字已化作青鸟,代我传达问候。

作家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看过的书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潜在地影响着我们。它们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中,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这句话激励着我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每天早晨刚睡醒时,我习惯通过读一首小诗来让自己清醒。悄悄告诉你们:我的记性从小时候起就很差,读书呢,又偏好"快速食用",所以很快会忘掉书上的内容。而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突然忆起书里的某段话,那段话往往给予当下的我莫大的指引和慰藉。原来,许多看过的句词早已流淌进我们的血液里了。当我们感到孤单、不知所措时,书中自有千万个孤单的人等待与我们共鸣,这是一件幸福的事。人生短暂,因为有阅读,我们在书本中看见别人的人生,生命体验得以延长。因为有阅读,我们会更理解他人,更以他人为镜照见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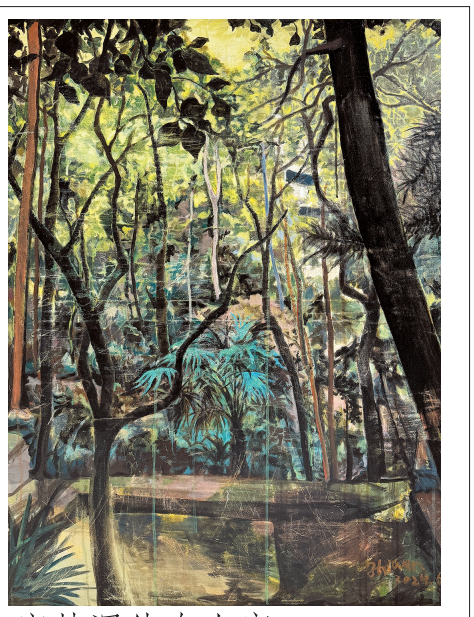
我来自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那里以农渔业为主,小麦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这个时节,土地已被金黄色覆盖,沉甸甸的稻穗亟待收割,发出焦干的气息。作为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我始终相信:创作需深扎进不同的土壤,才能长出独特的枝叶。曾经年幼的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多与故乡的连接,而当亲人离世、万分悲痛之际,我却是通过书写家乡得以释怀,也是从写故乡开始踏上写作旅途。是家乡那些司空见惯的风景,告诉我生与死的道理。碧绿的麦子翻滚成浪,里面埋藏着先祖的坟茔。一代人的汗与泪落在土里长出麦子,喂养和托举下一代人,最终以不同的形式回归这片土地,生生而不息。由此,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感悟:对微小事物珍视起来,对日常生活进行发掘,便可获得写作的灵魂。

我羡慕你们生长于一个天然盛产故事的好地方。你们脚下的土地,每一粒沙子都藏着丝绸之路的回响。喀什的你们,或许曾在慕士塔格冰川下见过最壮美的星空,在巴扎的喧闹里听过最鲜活的叫卖声。不妨把这些独特的体验写下来,用文字让喀什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远方。无论身处皖北平原还是西北戈壁,人类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观察,本质上都是相通的。你们可以从观察喀什的日常开始酝酿写作——老茶馆里人们搅动茶碗发出声响,烤包子出炉时腾起滚滚热气,艾德莱斯绸裙在街巷间流淌成七彩的河……这些细节里往往藏着最动人的故事。

文字能跨越山河湖海,带我们去向远方。当我们捧起书本时,我们与世界对话;当我们提起笔时,整个世界都在听我们说话。所以,希望大家都畅快地读、大胆地写吧,我们相互勉励。

你们的朋友朱雪华

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



密林深处有人家(丙烯)赵志文

空气中的女精灵

申赋渔

或许,每个多愁善感的人都曾有过自己的女精灵。

夏多布里昂在他的史诗作品《墓中回忆录》中,写到他最初的恋人,叫Sylphide,意思是"空气中的女精灵"。那一年,他十六岁。

我曾经三次来到夏多布里昂在法国布列塔尼的家——贡堡。在这个阴冷的城堡外面,的确有一片树林,我在里面来来回回地走着。寻找着那个空气中的女精灵。她没有现身陪伴夏多布里昂,她将永远在这里徘徊。行走在1784年,那个十六岁的少年的梦中。

几年之后,夏多布里昂来到巴黎,每天孤独地在塞纳河边走来走去。他寻找不到自己的恋人,就寻找着别人曾经留在这里的爱情,譬如巴松彼埃尔元帅的艳遇。

他离开了法国,去了美洲。从美洲回来后,他开始书写爱情。自己想象中的、美洲的爱情,酋长的女儿阿达拉爱上了被俘的印第安青年沙克达斯。《阿达拉》的出版,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始。这个女精灵,引起了法国人狂热的喜爱。夏多布里昂呢,躲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偷偷地读着某个无名小报对自己的赞扬,既陶醉又忧伤。他为成功和荣耀陶醉,同时又为无望的女精灵而忧伤。

也正是在这时候,他遇见了朱丽叶·雷卡米埃夫人。仅仅是遇到。他是在斯达尔夫人家里遇见的。朱丽叶穿着一件白色的袍子,"仿佛裹在白雾之中。"

这一年,夏多布里昂32岁,朱丽叶23岁。波拿巴、贝纳多特元帅、奥古斯特亲王,几乎巴黎的王公贵族都爱朱丽叶,她是巴黎最美的人,"是一千零一个早晨的苏丹王妃"。就是在这一天,伟大的雅克·路易·大卫给她画了那幅著名的画像,至今还挂在卢浮宫的醒目之处。夏多布里昂终于见到了他的女精灵,可是,"我几乎不敢抬眼望一望她"。

再次相见,已经是在十多年之后。夏多布里昂说:"什么样的敌对力量这般切断和浪费了我们的光阴,将其挥霍于被称作眷恋的冷漠,以及美其名曰幸福的苦难。"

这一年,夏多布里昂49岁,朱丽叶40岁。夏多布里昂几乎每天都去朱丽叶家。此时的夏多布里昂,是当时最著名、最被人爱的男人。而朱丽叶,集纯真、美貌和智慧于一身。朱丽叶终于接受了他的爱。

在朱丽叶的窗外,一棵金合欢的树梢高及窗户的中部,钟楼的尖顶刺破天空。极目远眺,可望见地平线上的塞佛尔山丘。安德烈·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中写道:"两个人都不顾及他们的名誉。夏多布里昂每天下午三点钟来,那样准时,以至于那个小区的居民,见到他经过时都调整自己的钟表。"

我曾几次到巴克街夏多布里昂故居的门口,沿着他走的路去拜访朱丽叶,可是只找到以朱丽叶·雷卡米埃名字命名的小路,那座浪漫美丽的沙龙早已失去了踪影。

夏多布里昂每天三点到四点与朱丽叶见面,这段时间神秘、令人羡慕,不准外人参与。两个人坐在共同的朋友、已经去世了的斯达尔夫人的画像和月夜下的科佩风景画之间。说什么不重要。

要是朱丽叶离开巴黎,夏多布里昂就觉得魂丢了,他立即给她写信:"我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巴黎是一片荒漠,它的美消失了,回到我身边吧。"

1847年,夏多布里昂79岁,因为前一年的一场车祸,骨折了。他已经不能行走。朱丽叶也已经70岁,双目失明。依照天主教的规定,只有死亡,婚姻才能结束。夫人去世了,夏多布里昂终于可以向朱丽叶求婚。朱丽叶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还有什么礼仪会妨碍我们彼此照顾呢。我们绝不要改变一种完美的友爱。"

1848年,夏多布里昂在巴克街他的小房子里去世了。最后一段时光,朱丽叶一直陪着他。夏多布里昂不再说话。只要朱丽叶一离开他的床边,他就焦虑不安地望着她,希望把她召唤回来。可是失明的朱丽叶看不到他。朱丽叶对夏多布里昂的不言不语感到绝望。两人绝望地守在一起。

雨果去看他。"夏多布里昂先生脚头有两张白木头椅子,一张摆在另一张上面,大的那张椅子上,摆着《墓中回忆录》的全部手稿。"

朱丽叶,他终于找到的女精灵,衰弱、无助地跪坐在他的旁边。

在1848年二月革命,巴黎的枪炮声中,夏多布里昂走了。

夜光杯

启航,从多瑙河畔

张云燕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叙事中,法律工作者以专业为笔,在跨国合作的画卷上勾勒法治经纬。作为亲历者与建设者,我在十余年的涉外法律服务实践中,见证了中国律师从规则学习者到制度设计者的角色蜕变,也深刻体会到法治在国际合作中不可替代的护航作用。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涉外法律服务开辟了广阔天地。2014年,我作为全国涉外律师"领军人才"赴西班牙研修,系统学习投资、能源、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知识,这段经历不仅夯实了专业基础,更点燃了投身国际合作的法治理想。

2015年,我带领团队参与安徽丰原集团与匈牙利的柠檬酸生产基地项目。面对1.55亿美元的跨境投资,项目涉及合资架构设计、EPC合同创新、人力资源配置等复杂法律问题。谈判桌上,我们需要平衡国家银行、当地政府、投资公司等多方利益诉求。在合资架构上,创新采用"技术许可+货币出资"模式,注入12项生物发酵专利;面对匈牙利外籍劳工比例限制,创造性提出"双轨用工制",将核心技术岗位拆分为"技术导师"与"操作员",既满足当地法律要求,又实现技术本土化转移;针对专利保护疑虑,设计分阶段授权机制,保障技术安全与项目推进。

在这场跨国博弈中,专业能力与文化理解成为建立互信的关键。我们创新采用谈判双轨制,将共识与分歧议题分开推进,最终促成项目落地。如今,这个项目不仅实现了"技术出海"与"资源落地",更成为中匈合作的典范,印证了法治在国际合作中的保障作用。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法律服务逐渐从个案支持向规则体系构建延伸。2019年,"一带一路"律师联盟成立,我作为规则起草组成员,参与制定《中国企业"走出去"法律服务国别指南》。这份涵盖43个国家法律制度的报告,系统梳理了投资、贸易、争议解决等领域的法规实务,为中资企业提供了详尽的法律指引。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法律条文,更深入研究当地司法实践、商业习惯和文化背景。通过与斯里兰卡法律界的深度合作,将中国企业的需求与当地法律体系有机结合,推动形成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适应性的法律解决方案。这种从"合规陪跑"到"规则引领"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律师开始在国际法律制度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数字化浪潮下,"一带一路"建设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我深刻认识到,数据已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纽带。为推动科技与法律的深度融合,我攻读香港理工大学Fintech博士,致力于将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涉外法律服务。

经过多年研究与实践,我们的法律科技项目获得多项创新奖项,跨法域法律大模型已在香港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推进的"可信数据空间"项目,旨在探索不同法域间数据合规共享机制,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这些探索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对"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创新实践。通过构建跨领域、跨法域的合作网络,法律工作者、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共同参与,推动形成数据治理新规则,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能。

从多瑙河畔到印度洋之滨,从传统基建项目到数字经济合作,我始终以法治为舟,在"一带一路"的航程中护航前行。

十日谈

法治护航"一带一路"

"MTCC徐汇协议"不仅是资源网络,更是中国律师在国际舞台的底气。

责编:刘 芳